

花子房	
125	
逃离	
134	
演戏	
144	
赎罪	
153	
懒汉沟	
163	
冯半城	
174	
韩炮儿	
184	
龙聚寺	
196	
万傻子	
208	
沈营长	
222	
沈断头	
232	
关老屁	
242	
耀中部队	
254	
墓地	
264	
尾声	
273	



脚印和车辙。

郭跃珠的人头不见了。古成乍听古耀宗胸脯起伏着说这件事，觉得非常好笑。那么高的电线杆，没有飞天的本事怎么上得去呢？准是孩子眼花，人头叫暴雪盖住了。下午，冷清的店铺里来人买炒货，感叹镇东洋的脑袋不翼而飞。

“什么？”古成停下手中的活计，“镇东洋的脑袋哪儿去了？”

“嗨，瞧你说的，我怎么知道他的脑袋哪儿去了，许是被狐仙弄走了。都说那个城楼子上住着狐仙。昨天那龙搅雪你没看见？也许是真龙现世，把镇东洋的脑袋取走了。”

“唉，这个世道净出怪事，不太平啊！”

“老哥不能乱说话呀，没准隔墙有耳。那陈满堂死得冤，黑煞气进了墙皮，日本人打发两个警察抠了半天，咋瞅还是个人形，越抠越像。”

古耀宗进屋找冰炭，没头没脑地说：“初曦门那儿祭狐仙呢，请的是龙聚寺的青峰道长。”

客人走了，古成到门外张望初曦门。初曦门上方香烟缭绕，四角的风铃不紧不慢地摇着。

郭跃珠是斗子城屈指可数的民族英雄。郭跃珠的事迹沉埋六十余年后重新翻腾出来，古城县退休的县政协副主席古正中功不可没。古正中写了一篇文章，回忆了他印象中的镇东洋事件。文章发表在政协内部编印的文史资料上。古正中就是古耀宗。1946年，19岁的古耀宗参加民主联军，随大军一路南下，一直打到海南岛。部队上，识字不多的连长总是写错他的名字，再者他的名字里明显有光宗耀祖的封建意识，所以连长给他改名古正中。

初曦门堪称斗子城的古董。城门楼二层的四围，挂着名士题匾。悬挂过郭跃珠头颅的电线杆子，一直傍着初曦门，伫立在初曦门外的空地上。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到处破四旧。在这个建制不足两百年的地

盖棺真相

大公子

顾梅做事风风火火的，早餐后找来一堆老人儿，聚在村部，帮我回忆郭跃珠的往事。这些人虽说已六七十岁，但郭跃珠在他们的记忆中亦是模糊的。毕竟，郭跃珠已经逝去六十余年。那时候，这些老人还是撒尿和泥的娃娃。我对这种成堆起哄的方式不抱希望，但是不能驳了顾梅的脸面，所以煞有介事地拿出记录本。

这是些在屯子里有身份的人。包括几任在世的书记、村长，更老的贫协主席、妇女主任。说到郭跃珠，都说他骑着高头大马，那叫一个气势。说郭跃珠动员抗日，那是声若洪钟，唾沫横飞，听的人跟鸭子似的，把脖子挺得老高。说这话的人强调，当时自己就在人群里面挤着，钻大人们的裤裆。来人都赞叹郭跃珠是将军府出去的人物，如何是个人物又详细不起来。郭开坐在人堆后面，不出声地抽烟。别人让他说说，郭开摁灭了烟头，说那时候哪有他这么号人物，更整不出个子午卯酉。座谈会陷入尴尬的沉闷，满屋弥漫着黄烟味道。要不是对面窗子都开着，我恐怕会被黄烟谋杀。黄烟是当地的土烟，俗称蛤蟆头。烟雾中有人提议一句：“要不找老关头，那个老家什恐怕知道得多。”提议扯出

呢？简直了，还寻思没你事呢？你的事多了，半盅酒心不诚，满上满上。”关杏负责上菜，关大嫂在后灶忙活。我喊关大嫂一起上桌，关大嫂说吃过了。关杏端上一盘瘦肉丝炒黄花菜，顾梅说：“这是自家采的，原先北大甸子黄蜡蜡一片，现在都开成耕地，就剩下地头地脑的几棵了。”我问关三：“这北大甸子，是不是郭跃珠他大爷脑出血的地方？”关三说：“就是那地方，原先老大一片地界，进了草甸子看不到头。前边接着喇叭房，北边连着暴马庄，草甸子当腰还有两条小溪流，通着苇塘沟，拿笊篱都能舀上来一乍长的鱼，现在小溪流的中间都种上了老包米，别说鱼，癞蛤蟆都快绝根儿了。”关三感慨，“现在这人啊得着啥吃啥，过几年癞蛤蟆也是好东西了，毕竟纯天然无污染啊！”

话题扯到郭跃珠头上，顾梅询问我这几天的收获。没等我回答，顾梅忍不住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县里有了说法，要把郭将军府翻修重建，建成郭跃珠纪念馆。这种说法已经流传了一段时间，顾梅说这次是准确的，还没有对外公布。为了强调说法的准确性，顾梅又透露了与上一个好消息连带的消息，没有这个消息，上面的消息对她来说就不算好消息。顾梅说古主席在县里活动，要给关杏研究个解说员的位置。关杏的条件都够，但是没人帮忙肯定不行。关三说，啥叫条件？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现在就这世道。觑着关杏没在跟前儿，关三嬉笑着说：“前两天我去公安局办事，电梯里听见有三个女民警对话。一个说，这次提级我还是不行，咱寡妇睡觉上边没人。又一个说，我这次也白扯，我倒是上边有人，也使劲，但人不硬实。最后一个说，我跟你们差不哪儿去，上边还算有人，也挺硬实，就是不使劲儿。”关三说完先笑，顾梅用筷子头敲了他一下：“你真是简直了，没个正经的，孩子的事也能开玩笑。”我说：“怪不得古主席把我忘在这儿，原来是在忙大事。”郭开含而不露地说过，古正中做副县长时在杠子峪蹲点，那会儿顾梅正经是个漂亮人儿。郭开说这话时，笑得很有深意。我细看顾梅，一张镏子大脸被生活放大，如果紧致下去三分之一，应该符合郭开的说法。关三看出我的心思，说：“顾书记年轻时那是李铁梅，正经漂亮呢。我们家

杏儿和她家司晨一块在医院生的，大伙都怀疑孩子抱错了，说我们家杏儿是她生的。”进屋说话的关大嫂抿嘴一笑，听惯了丈夫的嗖嗑，关大嫂懒得反驳。

我小心翼翼地踩着水磨石窗台板，喂挂在房檐上的蝈蝈。水磨石是用碎石子和着水泥人工制作的，再用机器加人工磨光。现在都用天然理石，这种水磨石基本绝迹。两只蝈蝈在笼子里跃动，发出吱吱的声音。我用喷壶给它们普降甘霖，它们丝毫没有领情的意思，在笼子里蹿上跳下，似乎末日来临。忙完蝈蝈笼，我无意中看见郭开在老宅子里忙活。郭开在粉碎晾在院子里的苞米，院子里形成一个灰团，把郭开罩在其中。几天来，郭开一直话里话外打听，将军府征用的消息是不是确实的，征用将军府能给他补偿多少费用。他说：“你看我这些鸡，还有这个院，怎么也得让我过得去吧？”他掐着指头，在心里盘算出一个得数，“怎么也得给我三十万吧？”对郭开的求证我未置可否。即使将军府征用，也属于政府征用，补偿的数字与郭开的想象可能相去甚远。郭开表面上固执着，骨子里还是想沾点郭跃珠的光。用关三的话说，谁怕钱咬手呢？放在笔记本电脑上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跳下窗台接起电话，里面传出一个爽朗的声音。

“老弟，听说你挑老哥的理了？老哥怎么能把你给忘了呢，这两天一直在研究下一步的计划，咱们的调查得继续下去，这是为古人也是为后人负责嘛。”

来电话的是古正中，显然顾梅先和他通了电话。

“哪敢挑古主席的理，我得谢谢古主席，在杠子峪这几天长分量了，腰带都放了一个扣眼。”

“那好啊，今天咱们去暴马庄，郭跃珠的义勇军第一场战斗就是在那儿打的，我找到一个老人儿。老家伙八十五了，身子骨嘎巴嘎巴结实。”

和古正中通完电话，顾梅的破吉普气喘吁吁地开到楼下。顾梅没有上楼，在楼下和郭开聊天。郭开的身上脸上盖着厚厚一层灰土，眼毛因

门口张罗的郎学才主持会议，闲暇时我摸起桌子上的一张旧报纸。看报纸上的印迹，这张报纸之所以放在桌子上，是有人用它垫了花盆的托盘。花盆浇过水连同托盘挪到窗台上，剩下这张发黄的报纸折叠着扔在桌子上。一个摆弄报纸的人，最不感兴趣的就是报纸。但是我百无聊赖，顺手拿起它扫了一眼标题。

报纸的副刊上登载了一篇文章，让我的眼神霍地一跳。标题为：《今日暴马庄 清代拉林贡网》。文章不长，有千把字的样子。

经查阅《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发现，同治八年（1869年）的哈尔滨沿江一线，曾设立三处半官网。档案记载，拉林协领永海呈称：“秉查拉林原于罗金、报门、烟墩、哈尔滨沿江一带设立官网三处半，捕打贡鲜应进鲤鱼白鱼尾由来已久，已逾百年。”《吉林通志·食货志·土贡》载：“吉林属每岁进贡方物，四月内进油炸白肚鳊鱼丁十坛”，十一月进“鲟鲤鱼三尾、翘头白鱼一百尾、鲫鱼一百尾”，接驾及恭贺万寿进贡物产内有“白肚鳊鱼肉丁、烤干白肚鳊鱼肚饅肉、油炸鲟鲤鱼肉丁、烤干细鳞鱼肚饅肉、草根鱼、鲢头鱼、鲤鱼、花鲢鱼、鱼油”等。又载：“鲟鲤鱼，先由吉林将军呈贡鲟鲤鱼十尾，盈丈者二、余八尾不立限。鳊鱼九尾，翘头白鱼、草根鱼、鲤鱼、细鳞白鱼共四百尾。第二次将军衙门总管会衔呈贡，鲟鲤鱼十尾，如前例。鳊鱼九尾，翘头白鱼、草根鱼、鲤鱼、细鳞白鱼亦共四百尾。凡捕鱼，岁至谷雨节气，派员弁打牲丁都九十人，赴边外产鱼各河盖网捕打，随送圈精养。立冬节复遣员弁打牲丁都七十七人，赴伯都讷境产鱼各河捕打诸色鱼。冬至前捕足，运巴延河总管挂冰，每次用驿车二十辆输京师内务府。”报门网又叫“报马”、“报马川”，演化成今天古城县的暴马庄，报马大概是满语，意思不详。当地有好马、暴马的民间传说，是民间对地名的附会。很多地名都有望文生义附会出的故事。当年举义旗抗日的“镇东洋”部，曾在此围击了伪军刘宝龙旅，刘旅

马庄。老爷子精神头看着不错，脸色有些过于红润，对不能陪我唠嗑了表示歉意。我对老爷子的帮助表示感谢，告诉老爷子再想起什么来给我留着，说不准哪天我会杀个回马枪。出门时我建议郎学才领老爷子全面检查一下，他的脸色红得不太对劲。郎学才找来他的私家车送我回省城，这是一台国产的金杯吉普车，郎学才对车的性能很不满意，表示秋后要换一台路虎。我戏虐他：“看起来你真是一个饱耗子。”郎学才拍拍机盖子：“这才几头奶牛的钱，我的奶牛一年能挤出三台路虎。”在暴马庄这几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休假，握手告别时感慨，不知什么时候还能到这儿来。郎学才说：“你最好是没事、什么事也没有的时候来，我天天陪你钓鱼吃鱼。”欧式凉亭在早晨的朦胧中越来越清晰，钓鱼郎在头顶呀呀着飞过。制高点上看松花江，像一条洁白的哈达，散漫地向下游飘去。

我在单位洗了澡，让身体感觉到慵懒的滋润。在乡下也可以洗澡，但是身体持续着紧张，不够舒适。事实上慵懒懈怠是很好的感觉。我把弄好的稿子交给总编室，之后神清气爽地回家。我在电话里告诉老婆，我已经回到家中。在暴马庄的后两天，情绪上很落寞，用成语表述就是落落寡欢。在杠子峪的日子没有这种感觉，因为那里有关杏。我与关杏没有什么是非，更不会有绯闻，但是那里有关杏的身影，可以消解寂寞。本能上说，男人女人都是一种动物，需要彼此的气息滋润。暴马庄的招待所独立山岗，虽然也有女服务员，但那属于纯粹的工作性质，低眉顺目敛气压声，这些女孩子的气息是内敛收缩的，没有关杏的浪漫与调皮，无法沟通与相容。有一则新闻，一个女子监狱所有的犯人都气血不调，偶然见到外面走过的男人，她们的气血调和了。看看，还有什么比人的身体更神奇。

我与王天枢相约第二天中午见面。这个时间是天枢定的，地点定在省委第二办公区对面的一家饭店。饭店门面不大，牌匾上画着牛头，名号就叫牛头馆，主营牛身上的各种零件，主打菜都是书写时要画“×”的东西，牛头馆的牌匾旁边，醒目地提醒着“吃啥补啥”。有不在现场

饭店三元一杯，相当于一元钱一两。在炮手窝棚整桶骨碌，两元钱一斤。

古正中在我的后背上轻轻地拍了一下：“有机会你得去炮手窝棚看看。炮手窝棚过去出炮手，清一色胶州湾的山东老乡，到现在还是山东口音。当年杀害郭跃珠的炮手韩，就是这屯子出去的，跑到懒汉沟给冯半城看门护院。”我不太习惯亲昵的举动，好在古正中只是蜻蜓点水，似是无意而为，有着居高临下的和蔼，但并不过分。“当年郑毅和郭跃珠在斗子城伏击日军，在炮手窝棚还潜伏了一队人马。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日本人蓄谋已久的勾当，不是两个正义之士就可以阻挡的。”说这话时古正中神情落寞。我问古正中古城八景的其余各景，古正中笑了笑说：“那都是文人凑趣。你能知道的有魁星楼、初曦门、韩斗瞻墓茔。还有一些是硬凑的，像永兴复烧锅，怎么的也就是个酒作坊，难承八景之名。”我夸奖古正中对古城熟悉，古正中古怪地笑了笑说：“这可不像是表扬，我当副县长那会儿，每年搞春耕秋收拉练，连屯子里的狗都认识我。”我忽然想起古正中的一段野史。有一年古正中搞春耕拉练，要求整片地连种。炮手窝棚一个妇人，在乡里规划种包米的地方种了黄豆。拉练时古正中强调，一定要整齐划一，不听招呼的要翻掉重来。古正中在地头上指挥，翻地的拖拉机像潜伏在地头的猎狗，喷着粗气，时刻等待主人的示意。眼看豆苗被毁，急红眼的妇人扑倒在古正中脚下，一口咬在他的裆上，差点把他的睾丸咬下来。事后，派出所要拘留那个妇人，古正中递话说，这事就算了。县府上下同声说古正中大度。古正中老二遭点小罪，老大得个好名声。古正中强调炮手窝棚的重要，大概也有潜在记忆作怪的原因。我个人揣测，古正中所以大度，是不想把事态搞大。脐下三寸被穷妇叨一口，毕竟不是光彩事，讹传开再添油加醋，没准把他传成太监。站台上有一棵老榆树，枝繁叶茂的，正在青春期。古城这地方到处可见老榆树，春天刮满地榆钱，填满城内城外的沟渠。

随陈明仁起义，1967 年去世时为湖南政协常委。陆鸣说，龚铁成详细的信息他会逐步收集，作为考证郭跃珠的参考。

我把对郭跃珠与郑毅分手的疑惑，通过 QQ 告诉陆鸣。半晌，陆鸣回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给他回复：真理 = 屁话。

——【作家札记】

是于大头的汉奸兵，东面省城的张景惠跟日本人也勾搭连环的，那形势叫什么来着，叫危如累卵。你把鸡蛋撮起来，撮得越高越危险。陈满堂带着刘四爷——就是刘兴泗——刘兴泗还活着呢，斗子城人人尊一声刘四爷，还有古城各大商户，到郑毅的兵营请愿。郑毅毕竟是铁血军人，喝下众人剖开中指盟誓的血酒，发誓与古城共存亡。陈满堂告诉郑毅，自己带着全城商户，为抗日将士赶烙白面大糖饼。刘兴泗年轻，是靠卖酸浆子起家的。刘兴泗的酸浆子远近有名，人也活得长远。刘兴泗表示，要捐出几大车酸浆子，慰劳抗日军人。商户烙了一宿大饼，天放亮时装了满满两大车，还有一大车酸浆子，奔了火车站。”

长谷部做梦还都没想到，会在小小的斗子城损失惨重。长谷部血红着两个眼珠子，发誓要血洗斗子城。三辆大车杂沓的马蹄穿过晨雾，鬼子哨兵拉开枪栓，大声喝问是干什么的。事已至此，陈满堂只好硬着头皮迎上去，告诉哨兵是斗子城士绅前来劳军。长谷部狐疑着接待了陈满堂，他告诉陈满堂，斗子城人良心大大地坏了，他要血洗斗子城。陈满堂解释，古城人正盼望着大日本皇军，他们对大日本皇军是忠心的。陈满堂招呼过几辆大车，把大饼和酸浆子拉到长谷部面前。由于陈满堂的合作，日本人取消了血洗斗子城的计划。这件事作为日本人大东亚共荣的范例，刊登在当时发行的《远东报》上。

古正中端起酒杯说：“就是因为这张报纸，让郑毅误会了陈满堂，认定陈满堂是卖国求荣的汉奸。郑毅撤退的过程中，可能接触过这则消息，让他切齿大怒，认为古城人阳奉阴违，让他上了当。郑毅1967年在北京病逝。郑毅去世前古城多次邀请他回来看看，他始终没有回过古城。对陈满堂的误会让他恨到了骨头里。”

“那么既然陈满堂已经带头与日本人合作，日本人为什么还要钉死他呢？”

“他是被人出卖的，出卖他的人据说是个日本女人。古城有个叫蒲孝存的人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古城开了第一家西医店，带回一个日本女人做老婆。蒲孝存人称蒲大孝子，他的西医店有个中国名字，叫德善

人的点穴功，来人轻轻一点，唐铁子果然半身酸麻，使不出力气。唐铁子和文物贩子混熟了，了解到他们在斗子城活动，是为了一对蚊帐挂钩。蚊帐挂钩的所有者姓李，外号李歪脖子，在二道街上拉小套。李歪脖子的爷爷是初曦门外打马掌的铁拐李，当年铁拐李协助万傻子盗下郭跃珠的人头，万傻子把自己从日本人手弄来的这对儿蚊帐挂钩，送给铁拐李作为结婚礼物。后辈不争气，打算拿出来换几个钱花。李歪脖子把蚊帐挂钩讲价到五万元，取钱交货时被枪顶上了。唐铁子没敢空手，他心里害怕对方的点穴手。

古正中讲完这段传奇，我还是有些将信将疑。

我和古正中到古城公安局，公安局以为我要宣传他们的破案经历，把唐铁子深入敌后的英勇讲述得绘影绘形。我笑着合上采访本，希望见见李歪脖子。有人在看守所提出李歪脖子，带到审讯室。两个办案警察煞有介事，打开提审记录一本正经地坐在桌前。我和古正中单有一张桌子，看起来不伦不类。李歪脖子显然很不服气，脖子梗着看着天花板。

114

“姓名，年龄？”

李歪脖子扫了警察一眼：“你都问几遍了？再说了陈二，你穿开裆裤时候我就认识你，你就跟我装吧你！”

被叫做陈二的警察装不下去了，合上提审本。

“李哥，你现在是在公安局，我这是工作。”

“我自家家传的东西，我想卖就卖，犯着啥法了？”

“李哥你怎么不明白，自己的东西只要属于文物，一样不允许买卖。”

我对李歪脖子的脖子来了兴趣，让他转过来对着我们这张审讯桌。李歪脖子很轻松地转过脖子。陈警官说：“他脖子不歪，从小就不服气，喜欢梗着脖子，所以大伙管他叫李歪脖子。”李歪脖子脑袋一点一点的，像是在用下巴数数。我忍住笑，探头看着陈警官审讯本上的姓名栏，咳嗽一声说：“李洪涛，请你说明一下这两只鸳鸯钩的来历。”李歪脖子不知道我是谁，歪着脖子对着我。“你说明一下两只鸳鸯钩的来历，对

四处望望，柳条上吊着很粗的树挂，大地被厚厚的雪覆盖着，除了这个移动的红点，旷野中没有别的活物。尽管空无一人，万傻子的动作依旧警觉，他窜出柳条通的速度，像一只长年游荡野外的山狸猫。万傻子把女人横着托回拴马的地方，青花马看懂了他的手势，顺势卧在雪地上，前后肢之间形成温暖的窝圈儿。女人灰白色的手指与雪地并无二致。万傻子把皮袄铺在地上，让女人像小动物一样蜷缩在皮袄中间。万傻子接下来的劳动非常辛苦，他要用雪把女人搓热。搓过手脚、大腿，他犹豫了一下开始搓女人的身体。终于，女人呀的一声恢复了知觉。恢复知觉的女人浑身肿胀，感觉被挑在火炉上。

万傻子把女人团在胸前，打马奔向初曦门。女人再次恢复知觉时，疼痛的身体处在皮褥子中间。她的身上只剩下自己缝制的内衣，旁边的炉膛中样子火烧得咋咋炸裂，空气中弥漫着皮肉烧焦的气味。女人没有想到，这种马掌气味她会闻上一生。

女人尖叫一声，引来一张年轻的脸。年轻人瘸着一条腿，深一下浅一下划到女人身边，低声说：“你可算醒了，要不是我那把兄弟，你这条命差点就见了阎王。”女人无处可去，在马掌铺住了下来。她在铁拐李嘴上知道了万傻子，时时现出很神往的表情。她隐约记得，是一个年轻人搓热了她的身体。她想象着年轻人的模样，越想越模糊，蓝哇哇地想出去很远，不着边际。

初秋的太阳暖烘烘懒洋洋的，动了情欲似的叫人心烦。女人忽然想出个大胆的决定，到自己遇险的地方找万傻子。万傻子既然能够在那里救了自己，应该还在那一带活动。女人挪动着小脚，过了喇叭房，奔了南河沿。南河沿的草塘无边无际的，耳边到处都是蛙鸣和鸟叫。女人迷路了，在路边一垛陈年的碱草垛旁迷糊了一觉。有什么东西舔她的手，睁眼一看是一匹大青马。女人心里一喜，她终于找到了万傻子。她霍地坐了起来，看见大青马后面的花轱辘车，铁拐李坐在车上，眼神瞅着天上的浮云。浮云棉絮似的，东一

盖棺真相

逃 离

陆鸣没有在 QQ 上闪烁企鹅脑袋，把电话直接打到我的手机上。接起电话，陆鸣在那一头像中大奖似的激动。陆鸣找到了郭跃珠的后人：“功夫不负有心人，郭跃珠的后人现在生活在西藏。”陆鸣已经与郭跃珠的后人联系上，可惜的是郭跃珠的儿子郭意兴已经病逝，只剩孙子郭子儒还活着，在西藏一所大学教书。郭子儒对爷爷的故事一知半解，并且不感兴趣。郭子儒感兴趣的是唐朝中叶，一只大唐军队深入吐蕃，最后不知所踪。郭子儒考证出，这支部队留在吐蕃，与当地杂糅，形成了藏民的一个独特分支。郭子儒保留了父亲的日记和回忆录，复印了寄给陆鸣。

接下来的几天，陆鸣的资料连篇累牍地出现在我的邮箱。陆鸣假公济私，用研究所漂亮的女打字员打字，然后打包给我。末了不忘叮嘱我，一定要谢谢漂亮的打字员。我怀疑他假公济私另有所图。四十五岁是个成熟也危险的年龄。

郭意兴撰写了大量的回忆文章，让时间在瞬间浓缩。在郭意兴的文字里，郭跃珠不再是一个符号。

将军府门前的灯笼杆子，变成直撅撅一根阴影。郭驹麒没走正门，在后侧门的拴马石上拴了马，踩着狮子座蹬着狮子头，翻过了五尺高的围墙。

叫醒郭跃珠的夫人，看着侄子贼亮的眼神，郭驹麒立起身子，到了中堂屋。中堂屋是大伯父的住所，大伯父过世，现今居住着二月红和刚到半岁的郭驹全。郭驹麒急着赶回杠子峪，有牵挂大嫂和侄子的成分，在心思深处，还藏着中堂屋这个女人。百年老屋的房梁，没有因果的嘎嘎作响，红松方子铺的地面，踏上去空洞而神秘。

翻过围墙的刹那，郭驹麒被抽走了筋骨，脖子很费力地挑着脑袋。若是白天，你会看见他脖子上的大筋，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二月红进门，郭驹麒在家中始终提心吊胆，每次都收声敛气绕过二月红的住屋，尽量不被她看到。垂首立在二月红面前，郭驹麒的脑袋马上变成鸡窝，里面羽毛乱飞。二月红少妇的精细韵致，让郭驹麒乱飞的羽毛变成一片白光。曾经弹拨过的凹凸之处，都成了陷阱。这是郭驹麒执意参加郭跃珠自卫军的原因。离开将军府老宅，郭驹麒有重生的欢快。

“叮叮，叮叮叮……”郭驹麒的手指很怯，敲出的声音颤抖在房梁上。屋里有孩子在小声抽泣，女人拍着孩子，催眠的歌谣像是呻吟。歌谣停止了，孩子嘴里含着奶头，使抽泣声变得浑浊。半晌，女人问：“谁？”郭驹麒浑身一阵燥热，收回再次伸出去的弯曲的手指，垂头说：“我，郭驹麒。”

“我睡下了，有什么事？”隔了半晌，屋里的女人问。

“驹麒大哥出事了，日本人马上就来，家里不能再呆了，我回来接你们。”

“驹麒的队伍呢？你怎么不在队伍上？”

“队伍进山了，我带你们去南京，去南京找大哥的旧交。”

女人叹了口气：“我不去，我不能去南京。”门开了，收拾利

索的女人倚在门口，斜斜的月光抹在炕上，孩子在睡梦中笑出声。
“我跟在你们身边，说不清道不明的。”

郭驹麒冲动地抓住女人的手：“你留在老宅子很危险，跟我们走吧。”

女人抽回自己的手，回身到炕边抱起睡婆婆觉的孩子：“你说他管你叫什么吧，你敢说实话我们就跟着你。”郭驹麒为难地摇摇头。女人苦笑笑：“到啥时候你也不敢说我是你的女人，我跟着你走你难受我也难受。我留在老宅，好歹守着你们郭家一支骨血。”

郭驹麒心里的疙疙瘩瘩，像是肠子打了无数的结。看着眼前的漂亮女人，郭驹麒跪在地上磕了一个头。站起身，郭驹麒拍拍睡在女人身上的孩子，“我是替他给你磕的，这个头你担得起。”

郭驹麒头也不回地走了，女人泪眼中的郭驹麒，背影一片朦胧。女人不知道，她守着的日子是空荡荡的一轮。

地指着郭开：“你赶紧下来，我跟你说你赶紧下来。”有人指着条幅冲郭开喊：“倒了，倒了……”郭开在楼顶上，小心地探头看悬在半空的条幅。他垂头读条幅，条幅上面的字是正的。人们在下面仰头观望，字却是反的。郭开没看出字的正反，对着指点的人满脸疑惑。郭开仰头向天，疑惑的眼神询问光秃秃的天空。终于，郭开反应过来，冲下面歉意地笑笑，把条幅调整正确。人们读出上面的字：欺压烈属天理何存！

保安顺着楼内的水箱房上了天台。郭开也是沿着这条道上的天台。这里差不多是古城最高的地界，东面可见苇塘沟，南面的珠尔河像一条狭长的飘带，半月形蜿蜒向西。保安们没上过天台，上了天台四下回望，有了作诗的冲动。一个保安振臂喊：“哦哦哦……”郭开专注着前面，努力把倒悬的条幅理顺。保安出其不意的喊声惊动了郭开，郭开一手扶着天台的矮垛，一边小心地侧过身子，指着保安的脚尖命令道：“你们谁也别动，你们过来我就跳下去。”郭开小腿前倾，大小腿之间弯成直角，抖动的小腿摩擦着条幅，条幅抖成一条扭结的老蛇。小腿的颤抖出卖了郭开，不经常登高的郭开，惟恐一不小心在天台失脚。看热闹的人哄地一笑，郭开起暂似的看着猫腰围过来的保安：“再没有人管我我真的跳下去了，我说到做到。”说这话时郭开瞅瞅楼下，使劲咽了口唾沫。脚下的冠上加冠像两株端午时的艾草。

保安都是年轻人，沉不住气，觉得让郭开上了天台是自己的失职，一定要亲手把郭开擒下。昏昏欲睡的上午，没有什么可以支开人们的眼皮，郭开的表演是一瓢深水井中的凉水。有了保安和看客的支持，郭开的表演逐渐脱了生涩，进入情景交融。郭开离开天台边缘，用一块闲在天台的半截砖块，压住条幅的上缘。闲出的两只手抖个不停，半晌憋出一声：“冤啊……”有了这声叫板，郭开唱出了窦娥冤的几句戏文：“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如今轮到你古城县，百姓有口也难言……”下面的看客齐声报了句好，破碎的掌声稀稀落落地倾泻一地，两只麻雀一颠一颠的，像是踩着掌声在飞。我第一次听见郭开的戏文脱了鼻腔，变得字正腔圆。到了高音，郭开的脸膛

的白酒桶，在检票口喷泉一样鱼贯而出，小广场上弥漫着酒香。

翻译告诉郭全武，涩谷先生要拜祭当年的站台。与1932年相比，火车站多了十多条线路，站台上架起人行天桥。古正中介绍说：“据考证，当年日军进入的铁道线在现在二站台。”二站台的枕木还保留着古老的形式，是那种方形的木材浸透沥青的枕木。新修铁路的枕木已经被钢筋水泥的构制件取代。阳光无所不在地蛊惑着万物，水泥枕木白得刺目，老枕木油汪着一条条深沉，破碎的地方露着木茬。一行人穿越人行天桥，下到二站台，一台货运列车喘着粗气，在站台上加水。涩谷浩二噙动着嘴唇，浊眼噙泪，忽然跪倒在站台上。涩谷浩二的这个自选动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涩谷浩二嘴唇哆嗦着，嘴里喃喃有词，行匍匐跪拜大礼。翻译说：“涩谷先生认出，这里是他们当年遭伏击的地方，他的哥哥涩谷龙一在这里阵亡。”老鬼子站起身，比划着附近的地势，翻译很尴尬，面露难色，字斟句酌地翻译道：“当年中国军人就是从这些地方展开攻击的。日本军人的武器集中堆放在站台上，站台上烧着篝火，很多军人围着火堆烤火，唱着关东军军歌，临死都没有抓到武器。如果摆开阵地开战，中国军人不是对手。”我对翻译说：“你告诉他，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翻译看了看省外办的领导，又看了看郭全武，没有翻译这句话。郭全武脸上露出愠色，怪我的插嘴不合时宜。两个年轻学生站在人行天桥上，大声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郭全武愠怒的脸上陡然变色，低声嘱咐办公室主任，查一查这是哪个中学的学生，查出来要给予纪律处分。对老鬼子拜站台的举动，我在心里相当不爽。听了中学生的歌声，心情格外舒展，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有希望。陪着老鬼子的日本人中有人懂中文，咬着老鬼子的耳朵指点着人行天桥，涩谷浩二冲着天桥上鞠了一躬。很快，天桥上的年轻人被警卫人员驱离现场。这是百密一疏的尴尬场面，惹得郭全武面沉似水。

中午酒席之前，涩谷浩二提出一个新要求，想要喝一杯古城元曲。当年在古城驻军，涩谷浩二没少喝古城元曲。那时候的古城元曲用泥坛装着，黄泥封口，肚子上贴着红商标。商标就四个字，是魏碑体的古城